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四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

十七日

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軋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曰陛下

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厚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為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偽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拙夫愚婦朝夕祈嚮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越關續准尚書省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葦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即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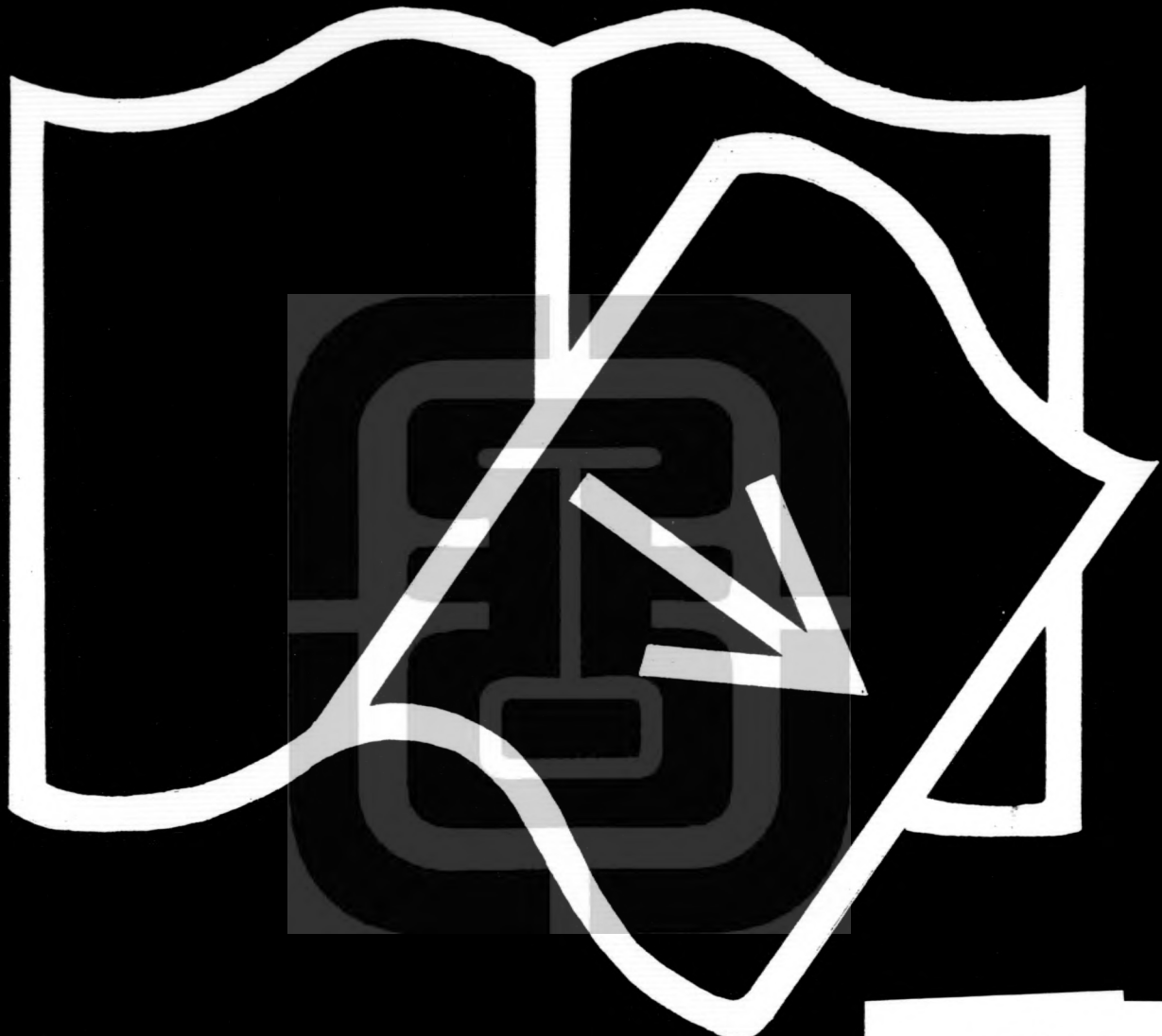
出省人情洵々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即陛下
孤立天下事去矣切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
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為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
為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為陛下用亦必知
天下咸戴陛下為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真所
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接人不得而間言陛下
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
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為容悅計也元首
明股肱良運天下于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
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切聞道路
之言曰綱所坐正以薦舉張所傳亮往河北措置
遇事而所亮逗留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
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願陛下之
怒以故求去甚力臣切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
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為和今乃使為進退
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為相亦既有日矣

曾不聞有大設施乃自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矣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為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為天下賀陛下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切以謂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事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閑逸之地全保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為左相汪伯彥為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

矣所裁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
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
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為相回論者亦不一陛下如
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為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
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
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
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為相謂所亮可任為將
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儲善在
前朝事梁師成王黼致身顯要號稱使若非陛下
下聰明必為此人所惑今復何面目立朝稱大臣
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以草莽一介之賤荷陛下記錄姓
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
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
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
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
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即時祇受前此
指揮即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奉家起裝
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
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蔣氏退伏閤
未幾迺聞金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
在獻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
杳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賊
虜殄滅夏四月迺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
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藉勢僭竊
大寶群邪輔之更姓易號臣始聞之不以為信竊
謂開闢以來寧有是事唯五代石晉以契丹得天
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為夷狄所
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憂勤深仁厚
澤格于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况今諸將之兵



原件短缺

P7

大會畿甸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前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為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異姓為偽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々收淚相顧曰幸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疾庶幾其復見太平若欲卑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命邀請却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彼之強二聖鑿輿永無回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虜太公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太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為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吾公者即是汝公如欲烹予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為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

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
在陛下決策親征剉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
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
願為陛下效死一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
振虜人雖強豈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
陛下刻意圖此臣切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
兵親征最為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
六親九族盡在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于億
兆之上宵衣旰食比願憂思必欲報復夷狄之耻
近奉二聖鸞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
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
驕情彼必謂我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
備乘其驕情賈勇而前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
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
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前此
將帥非人懷奸賣國剉抑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

戰鬪憤喪氣至于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能舒其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為兵欲舒其憤興作其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歲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柰何諸將率為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為國禦敵乃下令曰殺虜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眾殺虜人立功往者諸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對竟無聞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為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疑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藉口劫持陛下自道其罪臣切恠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耶豈不聞

向者為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
聖皇帝為愛手足不忍啟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
畧無難色聞嘗奏之淵聖皇帝曰為國家雖死何
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用兵害國大計其諭朝
廷亦為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歎
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可
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為大元帥當時陛下
致身于國及為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
下數欲進兵耿南仲竄走帥府剛執和議以沮陛
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
沮遏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為數人者惑亂聰明遂
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為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
諱過自籠臣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
也孔子有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為大
臣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陛下特

降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不欺天
禹湯罪已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
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
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
兵之人不得當緣幸免罪戾為安撫使如范訥為
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摠管趙野等輩及諸被
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留不進
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
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
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下皆
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
戰繼今以往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
次第必得受賞天下之憤何為不舒天下之氣何
為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
當知陛下坐薪嘗膽傾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
戰以復其耻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

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為
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情之虜一舉
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夷夏天下共戴陛
下為中興主陛下若以身殉父兄天下當以身殉
陛下二聖臺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臣
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為怯懦之輩苟且其說
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一臣在外方聞之
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
識之士莫不驚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
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舍中
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世偏伯勢不
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瑯琊王者宗
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
是為元帝初非特地遷宅于此自時厥後中原之
地乃為盜有劉石慕容攘奪僭偽宋齊梁陳終不
得復晉之東初席未暇煖遽有王敦起而為亂元

帝乃欲歸避瑯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憝未幾蘓峻
復起歷歸成康哀穆寢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
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
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
者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
迫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矧今二聖北狩未回宗
廟在京陵寢在洛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
即是陛下遠棄父母遠棄宗廟遠棄陵寢為自安
計臣切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
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為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
于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真宗時契丹入寇直至
澶涘勢已迫蹙當時大臣有勸幸蜀亦有勸幸江
南者皆自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真
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車駕既至登城撫軍
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破之自是契
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真皇親征之力臣願

四日堂
陸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効如臣之末學
智畧踈淺豈敢不揆自方前指惟是陛下聰明英
睿真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攬耳何足
道哉以前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
大變陛下若肯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庶其在此祖
宗在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胆
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効臣請一旦行營北
顧兩帥之頭可致麾下切願陛下刻意圖此勿為
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往
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鎮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
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
果然即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
廟神主而獨居者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
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奉文王伐不敢自專臣
願陛下奉若祖宗報怨金賊何為不可又聞朝廷
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不足窺

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
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
識戰陣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拔憇悲思不能自處
日夕引領願望陛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為他
幸切恐都人必生怨心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
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外治兵選將速
圖親征若以二聖去官九族遠征之故願瞻宮闕
難以為懷必欲他幸亦須畧到旋即他往仍須擇
一二重臣有才德素為都人所倚仗者留守京
師系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
不然都人之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
間而起畿甸之人誰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屬
聞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擁兵衝突而至據有京
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更無南睨之意陛下
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
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為長安之計若曰便欲

渡江而南自江以北即非吾有反在他人指揮之
下惟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陵遲
之漸又况方欲報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疑有
類柏人為此計者何未之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
江左之行決為真皇澶洌之後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也臣願
陛下斬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
取材竊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不敢默以負陛
下所願陛下大明誅賞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
和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即位之五
日臣時在太學為諸生嘗以同學生千百輩伏闕
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今日遭遇陛下
亦首以大明誅賞為獻何也臣切以謂誅賞人主
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
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
欲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

伐紂乃在于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為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搃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為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即于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于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邀還三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

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
賞之政不行維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
是臣之言一無合于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于國
法倘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
害于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
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
言于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
致于曖昧而歿也臣切以李綱之為人也責以春
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奸致身
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
陛下之聖明柰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
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
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嫉李綱之
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
明陛下既為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
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于朝廷之上矣此李

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為陛下
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
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
振而三軍依然解体京師宗社之國也切恐陛下
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切恐陛下未必不往
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寧奏狀
乃是綱被召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啟李綱
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為宰相專主歸京
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
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為歸京之議則金
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為正豈可遺
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切意朝廷大
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
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
又欲歸咎于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
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

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自
欺可也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
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為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
勸陛下為江左之行者恐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
詔亦必不肯失信于天下也况聞近日盜發錢塘
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衆又聞嚴州洞寇
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
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壤皆是
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
州以為控枕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
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散
汭汭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維太
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
于已亡之餘天下恟々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
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
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

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先守也哉又况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為中原之人其屬望于陛下者謀不勝其切至也萬一陛下必為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籍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而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々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入拍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切以為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為此行所以尚爾說々以畢其說

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遠決意早歸京師而已切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為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為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于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轡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轡輿歸還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近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轡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臣區々之言也臣切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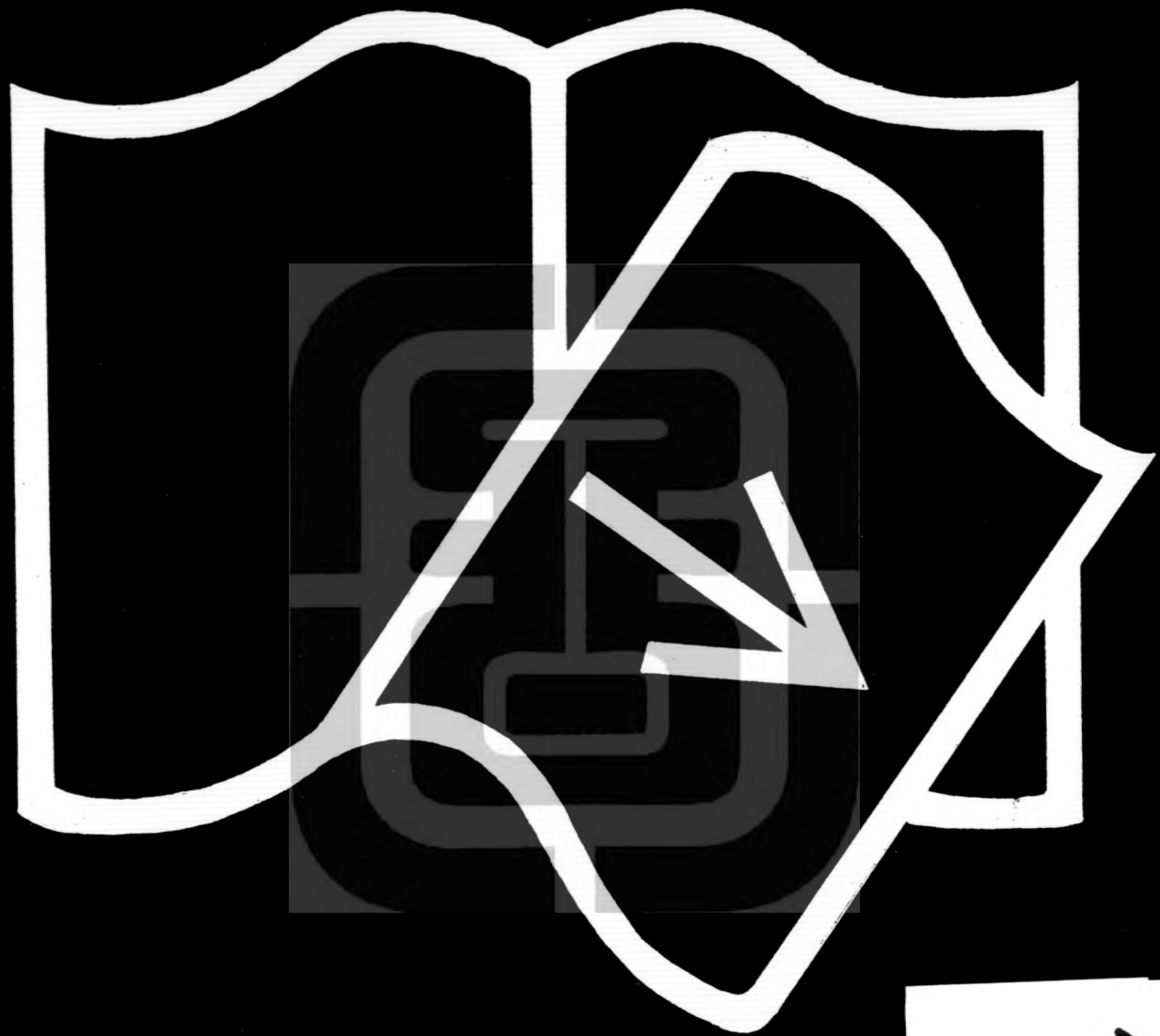
綱不可蓋綱之所為維未必一一皆當柰天下之
人著意屬望皆願以為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
國恐天下解体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
是非且觀人情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切惟進退
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体大臣乞出必
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又加恩
數以遣焉至于有罪為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
出而謫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據實行詞迺者李
一敢以宗社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臣東昧死再拜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五

詔勅書劄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姆；十四叔孀十八叔孀三十
叔孀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
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
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
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



原件短缺

P2

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
仔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
而死也新嬪并二女東不暇顧卹盡教婆、姆、
諸叔孀照顧處置新嬪見懷妊或得一男即先人
之後不絕東死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
奉將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叔孀更不在叮嚀也
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見姑、亦傳語四七
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却死生天也切勿念東
當為我圖之猷曰大學士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
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
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願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
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遠不能自達吾
友相識滿目必能為我辨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
中心所欲言者其餘盡煩吾友也于是書三上
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
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

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
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
僕寺丞之子大方舍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
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
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惟但未知罪之輕重耳
因偕大方就卜于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
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
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于此館哭之移時其
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窈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
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
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
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
且令召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
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惧乎又恐其不知
信乃言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
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

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于是諸僕
皆不敢去猷乃于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專
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
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
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
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
守視者昇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
外忽有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
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
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
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癩焉守視
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耶蓋少陽肌體稍豐因
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
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
也于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
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

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賈出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怱怱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吃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乱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于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

罪一至於此輒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
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少宰吳敏等上陳東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
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

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
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于
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威福壅塞賢路妨
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
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
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切攷前代犯顏直諫
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也未有
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
愍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涉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
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漸自
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等秩竄之遠方以為奸

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卹其家

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叅知政事王絢奏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

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

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

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秋仍

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請祀其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執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
念二人皆莖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
卹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書門
下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
陳東寘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
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
賜朝奉郎秘閣脩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
許女夫承受仍于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秘閣脩撰誥

省存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秘閣脩撰
勅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
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
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激其始將有意

于為忠臣乎繇朕不德使尔不幸而不為良臣也
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願天下後世獨謂
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
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
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蒐而有
知享朕茲意可依前件奉勅如有劄到奉行紹興

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參

知

政

事度

參

知

政

事与求

權

給

事

中殷復

中

書

舍

人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事受吕安道

右司員外郎 吳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弟南省勅

四段堂
誥贈朝奉郎秘閣脩撰陳東弟奉勅如右劉到奉

行前段
闕

主事 姜大成

負外 郎兼叔思温

令史 崔

彥通書 令史王登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軋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祀赦書節文應見

在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

知滁州清流主管學士勸農管田事陳嗣宗故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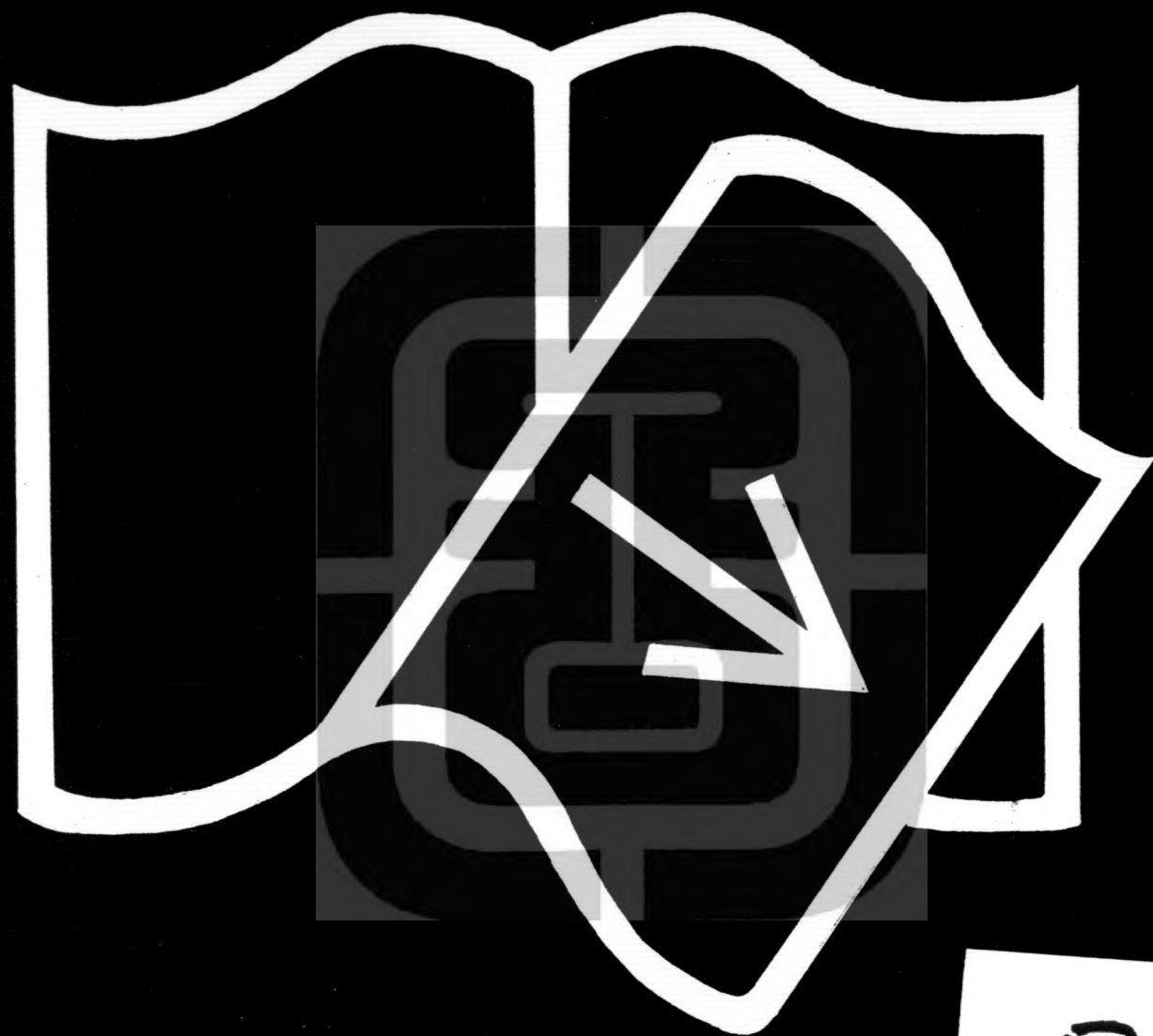
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右僕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 文

參知政事臣炎世使



原件短缺

P12

參知政事臣克家

尚書闕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之竒等言謹

擬王植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觀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感激臣謂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觀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大正

四
日
堂

三

